

爱，是最好的援助

- 48 封天堂来信 / 仲达明 / 273
- 爱，是最好的援助 / 吕 麦 / 276
- 迟来的感动 / 一路开花 / 279
- 打 20 分的作文 / 刘克升 / 282
- 简单的一句话 / 刘克升 / 284
- 老张的夏天是一场长跑 / 李丹崖 / 286
- 满世界荡漾的琴声 / 朱成玉 / 290
- 美丽的一跪 / 崔修建 / 293
- 那些为爱蒙的羞 / 李丹崖 / 296
- 天上飘下来的礼物 / 孙道荣 / 299
- 一个和许多 / 吕 麦 / 302
-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/ 丁立梅 / 305
- 最美的铃声 / 包利民 / 308

他是女生心目中的英雄。

父亲的奇特造型，被一个来他们这里拍电影的人相中了，说要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，并给父亲一定的报酬。父亲喜出望外，他正为孩子的学费发愁呢，没想到天上掉了个大馅饼。

父亲在这部戏里只有一个镜头：从五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。这是个很危险的动作，虽然下面铺了厚厚的海绵垫子，但对于一向晕高的父亲来说，这不啻为一次极限的挑战。

父亲试了好几次都不敢跳，导演急了，开口骂了起来。父亲闭上眼睛，一咬牙，一个跟头跳了下去，像个球一样落到地面上。好半天，还不敢睁开眼睛，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瑟瑟发抖，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哈哈大笑。男孩再也受不了他的懦弱，他搞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会嫁给他呢？

终于，在他和父亲的一次争吵后，他大声地质问母亲，怎么找了这样一个窝囊男人？没想到，母亲竟然含泪说出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他是一个遗腹子。他的亲生父亲在他没有出世的时候就得了重病撒手人寰，怀孕的母亲落了难，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。是他，这个在他看来矮人一头的家伙常常暗地里接济母亲，时间久了，母亲遂对他生出了感激之情，就这样搬到一起住了。他像捡了元宝一样乐不可支，每天幸福地憨笑着，对她和孩子疼爱有加，自己却拼了命地挣钱养家，一直到现在。

男孩的心受到了震动，躲进自己的房间里放声大哭起来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哭。这有点不像他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他就是个宁肯流血也不流泪的孩子。

虽然掉了眼泪，却不能阻挡男孩崇拜佐罗的那颗勇敢的心。有一天傍晚，男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听到一个女人在喊“救命”，他顺着喊声跑了过去，他等来了生命中让他热血沸腾的时

刻：一个女人遇到了劫匪，而那个劫匪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他下意识地从小路边拿起一根棍子，挡住那个劫匪的去路，让那个劫匪交出女人的皮包。劫匪打量着他，看他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孩子，不禁怒不可遏地吼道：“滚开，不然老子捅了你。”他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惧怕，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劫匪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，那样他的一生都会留下阴影，因为他是行侠仗义的“佐罗”！他咬了咬牙，战战兢兢地不肯让路。劫匪被惹急了，拿着刀子冲了过来。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一个黑影以闪电般的速度冲了过来，把那个劫匪撞翻在地，劫匪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刀子已经被夺了下来，并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。呆愣在那里的男孩忽然听到那人喊：“儿子，快过来帮忙。”并让那个女人马上报警。这时他才看清，这个英勇无比的人，竟然是他的父亲。原来，父亲看他回家晚了，有些担心，就顺着这条路来迎他，没想到来得正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警察们有些不敢相信地看了看他们，想不明白眼前这个1.45米的人是怎么制伏这个彪形大汉的。父亲说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怕他拿着刀子伤到我的孩子，所以就拼了命。

劫匪被警察带走了，父亲却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却不忘冲着他打着胜利的手势，憨憨地笑着。他看到父亲嘴角流出很多血，他扑了过去，跪在那里帮他擦干，他第一次那么心疼他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勇敢。

“他的表现太神勇了！”男孩在心底默默地想，“即使佐罗看了也会望尘莫及，甘拜下风吧。”

当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每个做父亲的都会挺身而出。因为爱，每个父亲都会是佐罗。

男孩从此不再打架斗殴了，因为他知道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勇敢。真正的勇敢里，包藏着深深的爱。就像父亲，那矮矮的单薄的身体里，却深藏着宽阔的海洋。

他开始敬仰和爱戴他的父亲，这个只有 1.45 米的佐罗。

大山里的盲道

/周海亮/

那也许是最偏僻的盲道，它趴在大山里，灰头土脸，与世隔绝；那也许是最奇异的盲道，它由水泥铺设而成，三排小石子砌成整齐的微小凸起。它的左边是一片绿汪汪的田野，右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沟。盲道不长，这端连着一栋草房，那端连着一片鸟声婉转的小树林。盲道只为一个人铺设，每一天，走在上面的，是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。

第一次见到那条盲道，还以为只是一条普通的水泥路。奇怪的是，那条路仅有五十余米，并且，就在路的不远处，就在田野与田野的中间，另有一条狭窄的遍布车辙的土路。正纳闷间，一位小男孩走上了这条水泥路。他睁着很大的眼睛，然而他的目光却是散漫的、空洞的、无神的、暗淡的。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，他用竹竿轻轻敲打摩挲着面前的水泥路面。他走得小心翼翼。

很显然他是盲童。大山里的盲童。

尽管他走得很努力，很谨慎，可是我还是为他担心起来。

歌声在夜色中飘，越去越远。一首歌唱完，那音调就渐渐恍惚起来，最终寂不可闻。说明父亲已经走远了。每当此时，母亲从窗口那边扭过身来，用手抱着我。我眼一合，一会儿就又睡着了。

后来我上了中学，冬日里，天不亮就要出发。每天早晨，我就和父亲一同出发。父亲总是沉默着。我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唱几句山歌啊。但是我不敢央求，对我，父亲一直是很严厉的。行到岔路口，父亲立在那，朦胧的天光中，看我走远了，他才转身出发。而山歌，便会在这时响起。“人家吃肉我吃油，人家穿丝我穿绸。不是娘家多有钱，而是哥哥赛过牛……”歌声优美深邃，在呼呼的风中透着微微的孤寒。我总会在一个田角立住，听着父亲的歌声越飘越远。天边，挂着鹅毛似的一钩月牙儿。映着苍苍的田野上，父亲灰灰细长的身影。直到父亲的歌声再不可闻，我才撒开腿向前跑去，再不跑，可就迟到了。

高二那年，父亲在山上抬石头时闪了腰。我看到，父亲明显佝偻了。在干冷的冬日早晨，父亲走几步就要咳一声。有时候不凑巧了，父亲就会一连串地咳个不停。在寂静的旷野，那咳声，有着惊心动魄的感觉。父亲佝着腰，低着头，使劲地咳，不住地咳。我不知所措地立在一旁，真担心父亲一不小心把五脏六腑一同咳了出来。半天，父亲才停止了咳嗽。抬起头看到我时，父亲明显地把腰一挺。行到岔路口，父亲径直走了，他不再等我走远他再走。若是等我，他就迟到了，他的脚力已明显不如以前。

父亲的山歌声又响了起来，只是夹杂着声声咳嗽。“男人已经……咳……五十多，还要……咳咳……上山抬石头。不是有老又……有小，谁肯五更做马牛……咳咳咳咳……”父亲的歌

声嘶哑而苍凉，在夜色中，飘得很远很远。他的歌声不再悠扬，再也没了当年的韵味。连那绕梁不绝的尾音也被抑制不住的声音咳嗽所代替。在惊人的一阵阵咳嗽声中，我泪流满面。

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离开了故乡。母亲来电话说，父亲为了给我攒学费，干活更勤了。“只是，”母亲迟疑着，“那咳嗽更严重了。”

突然地，我泪流满面，恍然又看到了父亲佝偻的身影，听到了父亲那苍凉的山歌。“男人已经五十多，还要上山抬石头。不是有老又有小，谁肯五更做马牛……咳咳咳咳……”

父亲给我打电话

/程应峰/

我生日那天，父亲打来电话，嗓音苍老而低沉。听着父亲关切的话语，我鼻子酸酸的。父亲老了，可他的成就感没有退，他的智慧还在，他对我的关爱一点也没有消减，他的关爱就像冬天的阳光时时刻刻温暖着我，照耀着我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父亲一辈子特别舒心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兄弟几个升学或工作顺利的时候。他打过石，铺过路，开过荒，刷过墙，甚至卖过菜……可家中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淡。虽然如此，在我的学生时代，父亲给我的每一个电话或每一封信中，从来听不到看不到一声叹息。甚至在我们参加工作后，只要父亲打来电话，他就会叮咛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节俭，要注意身体……电话里听到的总是父亲爽朗的笑声，他的笑声常常让我心情轻松，了无忧虑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患有夜盲症。在学校上完晚自习，父亲便提着马灯出来接我。我远远地感觉到那一星游动的灯火，便知道那是父亲手里的马灯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呼唤我的乳名走近

我，我看见他高挽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水。在马灯的光照下，我隐隐约约看见父亲的小腿上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弥漫着一一条暗红色的痕迹。我想父亲一定是摔进了沟坎下面，腿被锋利的石头或长了刺的藤蔓划伤了。可父亲还是笑着，跟我提一些高兴的事情。那一刻，一阵揪心般的痛漫过我的心空，我抓紧父亲的手，眼泪扑簌簌流在黑漆的夜色里。这期间，父亲四处求医，治好了我的夜盲症。我踏着求学之路长大了，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山村，在异乡工作和生活。而父亲也渐渐老了。虽然再也不用提着马灯出来接我，但他对我的关切和问候始终没有间断过。

身在异乡，每当思绪飘泊在冰冷的空气里，我总会忆起父亲那朴实无言的关爱。生活一成不变地重复着，紧张的工作节奏，巨大的生存压力，以及人生路上的挫折，使我身心疲惫。有个时期，我甚至没有勇气给父亲打电话了。父亲便打来电话问我：“为何不跟家里联系？让我和你妈妈整天牵肠挂肚的，你安心吗？难道你把我们忘了？”我只好用一切平安的口气告诉他，我很好，只是太忙，所以打电话的事也就忽略了。放下电话，我心里就不是滋味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。辛辛苦苦养育我供我上学的父母啊，照说做儿子的参加了工作，你们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，却依然要在炎炎烈日下或刺骨寒风中迈着苍老的步伐辛勤操劳。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消极而被动地生活在这个看似熟悉的城市里，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，是一件多么可憎的事情。

父亲的坚韧不屈和积极向上时时刻刻警醒着我，父亲的关爱在我的生命中无处不在。每次携妻带子回家，如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，父亲就一定会打电话过来询问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

父亲是满怀牵挂的。而我每次生日来临，只要我不在他身边，他都会想方设法打电话给我，送来他朴实的问候。几乎世上所有的父亲都知道儿子的生日，但是又有多少儿子能记住父亲的生日呢？作为儿子，我很愧疚。

回回头看见爱

/包利民/

有个女孩一直抱怨父亲对她严厉，从小到大，父亲没抱过她几次。当别人家的孩子在父亲的怀里撒娇时，她却要自己洗衣服，还要帮母亲干家务。读中学时，她甚至已想不起来父亲什么时候对她笑过了。

上高中后她住校，心里还很高兴，终于可以不必面对父亲了，也可以少让父亲生些气。她一直认为因为自己是女孩，父亲才对她冷漠的。她知道父亲想要个儿子。她每周回一次家，家离学校不算远，步行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每次从家返校时天已擦黑，没有公交车，她步行。第一次时母亲不放心她一个人走，便让父亲去送她，当她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父亲时，父亲却说：“街上的路灯都亮着，行人也不少，自己走没关系的！”她一赌气便自己走进了夜色。

后来每一次回家，她完全可以在天黑前返校，可她偏要等天黑了再走。走在华灯初上行人稀少的街上，有时她真希望能遇上坏人，好让父亲内疚一次，伤心一次。可是每次平安到达

只有母亲，健问母亲说：“我爹呢？”母亲说，可能又去村口了，他去看汽车去了。健说：“看汽车做什么？”母亲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患病后他经常这样，差不多每天都去看，他说他去等你们兄妹回来。”母亲说，刚患病时还行，每天下午他一个人到村口去等你们，天黑了还能一个人走回来，但后来就不行了，天都黑透了村口早都没一个人了他还是坐在那里等，不去找他把他手拉手带回来，他就不知道回家，有两次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，跑到荒郊野地里，要不是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们帮忙找，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回到家里的。

健和弟妹们不等母亲把话说完，就立刻转身走向村口去。果然，在村口的那棵大树下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他正专注地盯着村口来来往往的每一辆车，如果有车在村口停下来，他就立刻站起来跑过去，问那司机说：“是不是俺的儿子和女儿们回来了？”司机说没有，他才怅然若失地低着头又走回来，蹲在那棵大树下继续等。健和弟弟们看着寒风中蹲在大树下的父亲，大家的眼眶都湿了。

健和弟弟妹妹们簇拥着父亲往回走，父亲很高兴，父亲笑咪咪地说：“你们都回来了，我等着你们了！”父亲兴奋得就像一个小孩子。看着父亲兴奋的样子，健想母亲是不是对父亲的病夸大其词了？于是，健假装不经意的样子问父亲说：“爹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你是健嘛，俺的大儿子！”

健又问父亲说：“爹，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？”父亲听了，马上回答说：“你是1963年出生的，多大了？”父亲歪着头想了又想，然后又扳着枯瘦的手指算了数，但最终没有数得上来。健的弟弟问父亲：“爹，你知道我大哥和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健的父亲听了，很快就报出了几串号码，健和弟弟们听了，互相对视了一眼说：“爹说的这些号码丝毫不错呀，我看，咱父亲的病并不是妈妈说得那么重。”

回到家里，大家围着父亲坐下，父亲像过去一样并不怎么多说话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的儿子和女儿们。邻居们听说健和他的弟弟妹妹回老家了，便纷纷来到健的家里，健和弟弟妹妹们不停忙碌着同大家寒暄，但健的父亲只是静静坐着，茫然地看着一拨一拨的人们，嘴里喃喃自语说：“这么多人，都是谁呀？”健把一个一个乡邻们指给父亲，但父亲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摇头表示不认识，连和父亲一生亲如兄弟的林伯伯，父亲也不认识了。

健和弟弟妹妹对父亲很不解。他们兄妹的生日和家里电话那一串串数字那么难记，父亲却能回答得一字不错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父亲却再也记不起一个呢？健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你们是他的儿子，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，他怎么会忘得了呢？”母亲说完便扭过头问健的父亲说：“你是谁？姓啥？叫啥名字？”健的父亲显然听懂了母亲问话的意思，但他搓着手勾着头想了好久，但最终还是茫然地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母亲顿了顿，又用手指指健，问健的父亲说：“这个人你认识吗？”健的父亲看了看健，咧嘴一笑说：“这是健。”母亲又用手指指健的妹妹，问健的父亲说：“这个人呢？”健的父亲马上又咧嘴笑了说：“雯嘛，俺的闺女。”健的母亲叹口气说：“你爹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，可他的儿女们他却全知道。”看着父亲那总是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健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哭了。

是啊，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人，却能说出自己儿子、女儿的生日和电话号码，这是怎样一种深沉和无私的心灵记忆

十分痛

/周海亮/

父亲生来迂腐。当初送他读大学，父亲唯一的希望就是毕业以后他能够留在城市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有一栋叫做家的房子，有一种不同于乡村的城市生活。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个人创业，从银行贷下一笔款，又独自跑到陌生的乡村搞起养殖。记得把想法说给父亲听时，父亲拍着桌子冲他吼叫。父亲当然不会同意，在他看来，放弃好不容易分配的工作，大学就等于白读了——何况花了那么多钱，吃了那么多苦。

可是他义无反顾。资金投出去，场舍建起来，再雇上几个帮工，创业就算开始了。打过几次电话回去，每一次，父亲都要把他教训半天。不过还好，生活虽然艰苦一些，养殖场总算慢慢走上正轨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两年后就能见到利润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，父亲在电话里瓮声瓮声地说，吃那么多的苦，赚点钱还不应该？语气已不像以前那般生硬。

几天后父亲突然来到这里。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扛来他所有的生活用品。父亲说我给你打个零工吧，管三顿饭

就行。他笑，与父亲之间的隔阂顷刻间消失。可是两个人的分歧还在，父亲坚持认为读完大学又跑到乡下，等于将大学浪费掉了。

迂腐的父亲学起养殖的活计，竟然很快上手，直至精通。他说这和在老家养猪差不多，只不过饲料要好一些，牲口多一些，规模大一些。晚上与他一起预算将来的收成，父亲的脸上，竟也露出难得的笑。

病来如山倒，突然，他就不得不卧床休息了。好在身边有他的父亲，不然的话，他不知道自己将如何面对眼前的一摊子事。父亲忙里忙外，不但把养殖场打理得井然有序红红火火，还日日为他煎熬草药。父亲说西药治标中药治本，老经验，错不了的。

父亲坚持说他是累病的。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，硬要跑到这里受罪……父亲说着，又红了眼圈。灶火上煨着砂锅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，父亲每隔一会儿就要掀开盖子，看看正熬的药好了没有。他说还好有我在，不然的话，你哪里懂得熬草药呢？

可是他的病缠缠绵绵，不见大的好转。西药天天要吃，中药也已经吃了三副。他有些急了，决定不再吃药，决定不去管自己的病，决定亲自打理养殖场。他说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头有些晕，身上没劲……在乡下，这哪能算得上病呢？父亲说不行，大夫嘱咐过的，你的病需要慢慢调养……再说有我在怕什么呢？再说还不都是你自己找的？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……

迂腐的父亲，现在又学会了唠叨。

熬剩的药渣，一直被父亲堆在院角。那天父亲把所有的药

渣收拾起来，在门前撒成扇形的一片。他问父亲您这是干什么呢？父亲说你忘了吗？在咱们老家，一直有这样的风俗。熬剩的药渣倒在街上，行人从药渣上走过去，就会将病带走，这样你的病，就会好得快一些。他对父亲说如果真的灵验，岂不是害了这个镇子上的人？父亲说害不了他们。病压在你身上，就是十分病，就是十分痛，分摊到十个人身上，每个人担一分，就不算病了；如果二十个人来分，一百个人来分，又会怎么样呢？那就谁也没有病，谁也不会痛。他笑，无语。心想就由着父亲折腾好了。甚至，那个瞬间，他竟也变得自私和违心——倒希望这个方法，真的灵验。

可是养殖场建在村头开阔处，很少有行人经过。偶尔走来路人，见到药渣，也是从旁边小心地绕过去。——也许这里也有这样的风俗吧？他不敢问，他怕引起村里人的不快。

夜很冷。他蜷缩在被窝，梦一个接一个地做。他梦见养殖场有了二期工程，他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，喝着热茶接一份传真；他梦见养殖场说倒闭就倒闭了，他背着一身债务，灰头土脸地远走他乡；他梦见他的病彻底痊愈，他光着脊梁，在烈日下的养殖场里挥汗如雨；他梦见所有人全都小心翼翼地绕过那摊药渣，并向他投来极其反感厌恶的目光……

他醒来，一身大汗。摸黑去灶间倒一杯开水，眯眯瞪瞪中突然感觉，门口似乎有人。忙把眼睛贴近玻璃，夜色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。

父亲在不停地走。父亲在那摊药渣上不停地走。从药渣这边走过去，到头了，停下，转身，再走回来……父亲不停往返，每一步都走得很轻，每一步都落得踏实。父亲口中念念有词，凛冽的夜风里，他的身体不停地抖。月光下，父亲的表情，无